

目 录

- 战斗在三清四边区……………芦伙带、罗宜新（1）
- 陈金钰血战杨梅……………何锡安（4）
- 知县率兵捣匪巢……………何锡安（6）
- 郑润材镇压粤北农民起义……………罗宜新（7）
-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手订记录稿及邓慕韩的保藏经过
……………刘 涛、奋 然（8）
- 我心目中的梁士诒……………潘 敬遗稿（13）
- 我所知道的梁士诒封翁祝寿…陈伯康遗稿、鸿雁整理（18）
- 梁士诒衣食住行琐谈……………葛 森（20）
- 梁士诒两件异能的来龙去脉…陈伯康遗稿、李星整理（24）
- 梁士诒为三水冈头乡提请农林局改进生产计划手稿（转载）
……………（28）
- 日本人赠、悼梁士诒诗四首……………刘 涛供稿（31）
- 南社作家陆丹林事略……………广州 欧安年（32）
- 陆丹林与弘一法师的文字缘……………刘 涛（43）
- 唐拾义其人其事……………广州 欧安年（45）
- 邓倬云事略……………程 羽（49）
- 何伯遛事略……………何锡安（50）
- 刘善之及其子刘德建……………陆宜中（52）
- 梁萼联事略……………广州 梁 干（54）

胡庆育事略	谢权宽 (55)
陈友琴教授事略	何锡安 (56)
胡天治	何景尧 (57)
何大傻生平简介	何逸梅辑录 (58)
陈藩佐及其《小蓬吟草》	鲁孚梓 (61)
杜荪伯事迹补遗	杜广衡 (63)
杜雅云小传	黄耀棠 (65)
刘厥衡	黄耀棠 (66)
记骆逢生二三事	欧阳注昌 (67)
陆兆汉的惊人记忆	何广海 (69)
“三水皇帝”林伯平	卢火 (70)
三水历史人物拾零	何广海、何锡安、黎民兴 (73)
三水历史人物小辑(之二)	刘涛 (76)
纪先师邓醴芝先生	吴天任文、刘涛供稿 (81)
黄恩铭传略	黄恩荣遗作、刘涛供稿 (86)
三水河道堤围历史概貌初探	仰公 (88)
思贤濬河道变迁简述	何逸梅整理 (101)
樵北围大培修工程概要	何锡安 (108)
三水县洪涝史料摘录	仰公 (109)
有关乙卯年水灾的一文一图	史言 (118)
芦苞缉私盐厂地图说	何逸梅、半工辑注 (120)
三水旧县城图浅说	舒华 (123)
广三铁路的修筑及其组织管理	陈家铭、刘涛 (127)
西南商业往昔谈	陈炳超 (131)
芦苞故衣街回顾	欧阳达才、芦中人 (135)

芦苞银号永福隆	华 山	(138)
芦苞当铺忆旧	华 山	(143)
白坭烧肉往昔谈	陈仲求	(147)
肄江得名初探	罗宜新	(148)
战前西南镇改良街道经过	黎民兴	(149)
高丰村杂谈	李鸿基	(150)
西南涌左岸三渔村的建立	江边鸟	(155)
漫谈乌石岩	何 桢	(157)
范湖乌石	卢 火	(159)
范湖三潭今昔	卢润生	(160)
三水民众教育馆工作简介	香港 曹英明	(163)
清朝民国芦苞之教育简况	林 离	(165)
回忆养观国文补习学校	卢诚之	(169)
民国期间三水留日学生调查表	刘 涛辑录	(171)
明清期间三水三间官立书院及掌教人物简介	刘 涛辑录	(172)
三水县卫生院在芦苞	刘 涛、林福文	(173)
解放前西南镇娱乐场所回顾	何锡安	(175)
三水县再次发掘一座明墓	木 子	(181)
芦苞祖庙遗碑浅说	半 工	(187)
芦苞秋声馆忆述	林下风	(191)
芦苞道馆杂忆	凌 丁	(194)
河口建海关与区老师发家	何锡安	(204)
我在省“歃血盟誓”的一些回忆	黎民兴	(205)

北越河内“肄江堂”简况·····	朱赞球、范绍仪	(207)
三水古联辑注·····	仰 陶	(208)
杜荪伯之秋兴八首·····	林 离供稿	(211)
《广东全省地方纪要》三水县部分转录·····	仰 公	(214)
邓慕韩之《国父年表》自序与后序·····	刘 涛供稿	(222)
白鹤草堂诗词初集自序·····	吴肇钟遗作、刘 涛供稿	(224)
汪精卫误国记·····	邓警亚遗作、言 凡供稿	(225)
星腔名曲三首·····	蔡 星	(228)
更正与补充·····	黎民兴	(232)
《三水文史》第十六、十七辑勘误表·····		(233)
封面套画·····	舒 华画、奋 然摄	(封面)
信宜县镇隆镇的陈金缸王宫遗址·····	李勋爵供稿	(封二)
魁岗文塔·····	广州 刘嘉伟遗作	(封三)
李焕尧书赠其侄的对联·····	邓醒超供稿、梁成摄	(封底)

战斗在三清四边区

卢伙带口述 罗宜新笔记

1948年6月，经林鹏同志介绍，我参加了粤桂湘边总队连江支队第三团领导下的武工队。当时队里只有六人，队长是林鹏（已离休，住广州）、邓安（已故）。武工队以我的家乡三水六和牛头岗等地为据点，活动于三水、清远、四会交界地区，开展统战、筹粮、搞枪、扩队等工作。不久，我动员父亲及附近的亲朋邹满（三水孖岗人，现退休，住广州）、林章（高要人，已故）、何荣（清远人）等人帮助我们联络，探听敌情。

是年冬的一个夜晚，我们发现清远陂头匪徒成柔仔等数人抢走新墩村农民耕牛。我们便在途中设下埋伏，待他们经过时，突然出击，当场击毙匪徒成木九，其余匪徒丢下耕牛狼狈逃窜。我们把耕牛送回该村，交还失主。一次，我们在三水县的下马鞍岗住宿，天黑时有农民来报，清远松岗大天二手下的匪徒抢走他们的耕牛。我们立即赶去，发现前面有两名匪徒正牵着一头大水牛匆忙地走着。我们边喝边追，匪徒见势不妙，惊惶丢下水牛逃命。还有一次，我们住在上马鞍岗，适逢清远县山塘乡乡长派两名自卫队员前来催收粮食，我们

将其缴械，对他们进行一番教育后，发还枪枝，要他们回去转告乡长，以后不得再来骚扰百姓。

耕牛、粮食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子，通过上面几件事情，武工队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使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我们还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迳口垃什坑村保长林十四叔，横岗咀村保长徐培，三水县参议员赖丙辉，清远县陂头乡长成金荣，山塘乡长刘可群等，经我们做工作后，他们或者严守中立，或者暗中帮助我们。三水县六和乡长戴伯宗，还派自卫队长陆庆祥前来联系，表示中立，并与我们联合在牛头岗设卡收税三个月。我们将收得款项，尽购弹药送回团部。

1949年6月间，武工队已经扩大到60多人，住清远社咀村，准备成立独立营。后因坏人通风报信，天未亮我们就被国民党保四师和清远县山塘联防大队长汤恭率队包围。我们冒死突围，回到六和 waterfall 石村。副队长邓安在后掩护，不幸被敌机枪击中牺牲。

8月，解放军正挥戈南下，我们听说芦苞的一个自卫中队长豆皮皋（覃奋皋）意欲投诚，林鹏就带着我和杨德森（1949年5月参加武工队，曾在芦苞读书，熟悉情况）秘密来到芦苞，巧妙地找到覃，但他托词部下意见不一，要等待一个时候。我们见他没有诚意，便立即返回驻地。

1949年9月15日，我团在苏陶团长的亲自率领下，于清远飞水刘屋包围了国民党的猛虎营，其营长被击伤，全营官兵投降。参加这次战役的有蔡潮（现在县农业银行）、杨德森（已离休，住西南）等同志。

10月上旬，清远县城解放，林鹏派我和吴琦等接收六和

歼，并改编联防大队林结才部，我被命为六和的临时乡长。西南镇解放后，沈革和冯明前来，将我们编入三水县大队，我任副连长。连长为王信，沈革为指导员。一年多的武装斗争生活到此宣告结束。

补 白

史料分为三大类：一、实物史料；二、口碑史料；三、文字史料。

史料的价值在于真实，不真实等于废纸，甚至会贻害后人，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

（摘自党德信《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陈金缸血战杨梅

何锡安

清朝咸丰四年（1854年），陈金缸率领二百多人的队伍从芦苞驻地出发，攻打杨梅圩，欲先夺占此地为据点，再进兵攻打三水河口县城。当时起义军取道黄塘，绕过有老更队部的西村，从孖髻冈小道转出大沙洲螺冈，从侧面围攻杨梅。迨料驻守杨梅“泥城”（注）的老更发觉情况，即鸣锣告警。驻守在南村庙的老更立即集队前赴支援，双方于大洲坑边展开激战。稍后，驻在伏户村的县勇出来截击起义军，并带来两门小铁炮助战，陈金缸队伍前后受到夹击，被迫撤回芦苞营地，伤亡六七十人。

不久，陈金缸部署第二次战斗，派出起义军三百多人，取道黄塘，经过南边圩再次攻打杨梅“泥城”。“泥城”老更居高临下，据险坚守。双方苦战两天，起义军无法攻入，便佯作收兵，退离阵地。次晨，起义军趁天色未明，出其不意，突然袭击“泥城”，黑暗中双方展开激战。“泥城”内老更鸣锣告急求援，西村的老更集队前往助战，在途中被埋伏的起义军拦途截击。“泥城”内的老更孤军失援，只得冲出

“泥城”，且战且退，有部分老更退入木环坊村（今巷口村龙船屋内）。民众认为起义军是“红头贼”，入了村会杀人，于是急用木桩顶住闸门。未能入村的老更五六十人，聚集村外，前无退路，后有追兵，只得与起义军拼死激战。结果，老更全部战死，包括领战两老更头目梁有材（巷口村人）和何子敬（鰲尾村人），义军伤亡也有二十多人。巷口村前陈尸累累，血迹斑斑。及后，大批清军赶到，但义军早已撤离，回防芦苞营地了。

咸丰五年，清政府为了旌表巷口村民杀“红头贼”功劳，恩赐全村此后免纳粮（据说民国改元后才恢复缴纳钱粮）。光绪中叶广东水师提督郑绍忠（大口金），奏准清政府，拨款在杨梅圩兴建一间两进深的“忠义祠”，为巷口战斗死难者立灵牌奉祀。《广州府志》第67卷有载：“忠义祠在杨梅圩，祀咸丰四年阵亡殉难男女”。郑绍忠从此更得到西太后嘉奖而升官晋位。

注：杨梅“泥城”是在咸丰二年由五社（古称南村庙）九条村（冈南、深巷、李局、塘尾、福田、徐局、巷口、鰲尾、冈北）村民出钱出力筑成的，其目的是防范“红头贼”（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蔑称）进扰家乡。泥城四周面积三亩许，墙高一丈五尺，墙厚三尺。清末民初常有外来歹徒出没“泥城”，抢劫行旅财物，窝脏聚赌，杨梅人称之为“烂仔围”。民国以来泥墙日渐圯毁，解放后杨梅小学辟之为果木园地，其墙脚基痕迹现仍依稀可辨。杨梅忠义祠建于社学之侧，土改时已拆毁。

知县率兵捣匪巢

何锡安

谢己原，籍贯未详，清代三水县末任县太爷，至1912年陈炯明督粤，广东军政府民政部长陈昭常荐派陈剑虹（三水人）任三水知事后离任。

清朝末年，三水匪霸滋长，他们竖立堂口，盘踞一方，横行霸道，而水网交织的横山涡、大鰲涡是匪徒集散之地。横山涡附近的念德局亨美村（现南边镇李坑村），有李治安、李乐安者，设立“忠义堂”，纠集歹徒，号称“红巾军”，打着反清旗号，盘踞南边圩，大开烟赌，征收商贩规饷。在乡村则以“劫富济贫”之名，打家劫舍，弄得民无宁日，尽受其苦。

宣统二年（1910年），知县谢己原率领县兵数十人，围剿亨美村“忠义堂”匪窝，众匪闻风逃遁。此后，念德局地方治安趋于良好，谢知县也深得乡民赞许。

郑润材镇压粤北农民起义

罗宜新

光绪十九年（1893），肖金煌在英德罗坑山，邱春芳、谭成发、黄逢林等人在南雄聚众起事。是年冬，游击（清绿营军参将之下、都司之上的营官）郑润材率兵前往罗坑山围捕，将肖金煌队伍追至乳源县牛背山，枪杀肖金煌等12人，并戮尸枭首示众。次年年初四，郑润材又奉命前往南雄州镇压义军，枪杀黄逢林等多人，并洗劫南雄、始兴交界的沥坪村，枪杀邱春芳等人，捕捉谭成发等14人。

（本文材料来自光绪二十年四月两广总督李鸿章给光绪的奏章）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手订记录稿及邓慕韩的保藏经过

刘涛 奋然

解放前刊行的《三民主义》，世人多以为是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原稿。冯镜棠、黄澄宇两先生合撰的《辛亥革命前辈邓慕韩》一文（见《三水文史》总第四辑）则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手稿，孙中山逝世时交邓保存，尚未付印”。二者皆非也。其实，孙中山亲撰之《三民主义》手稿，早已毁于陈炯明的炮火，而邓慕韩所转辗珍藏的乃是孙中山演讲“三民主义”的手订记录稿。

孙中山亲笔撰写的《三民主义》，在他于广州就任大总统时，《民族主义》一册已经脱稿，《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两册，亦草就大部。不期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炮击观音山，竟将数年心血所成之草稿，并备参考之西籍数百种悉被毁去。此后，孙中山没有机会重新撰写。为了使他的革命理论得以保存，并能传之久远，特别是为了使国民党的积极分子普遍明了他的革命理论，从而向全国人民进行宣传，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一月二十七

日，在广东大学礼堂（即现广州鲁迅纪念馆）开始有系统地讲述“三民主义”。参加听讲的有国民党党政军人员和广州各校教职员、学生，还有苏联顾问鲍罗庭等。自此以后，每周演讲一次，每次二小时，自春及秋，风雨无阻，一共讲了十六次三十二个小时，“其中民族主义六讲，于三月二日讲毕。民权主义也六讲，从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二十七日讲完。民生主义于八月三日开始讲述，原计划作六至八讲，诨二十四日讲完四讲后，因准备北伐，事务繁忙。九月赴韶关督师，因此不能继续讲述下去。”这些演讲，当时由黄昌谷、罗磊生两人记录，事后以两人之记录稿互作补充整理，再由罗磊生校对订正，呈孙中山亲自校核审定。是为孙中山所作“三民主义”演讲的手订记录稿（下简称“手订稿”）。孙中山在《民族主义自序》中认为，“此次演讲，既无暇晷以预备，又无书笈为参考，只于登坛之后，随意发言。”“较之前稿（指已毁于炮火的《三民主义》原稿——笔者）遗忘实多，虽于付梓之先，复加删补，然于本题之精义与叙述之条理及印证之事实都觉远不如前。”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出席广州各界欢迎会，发表演说，表示决意到北京去“拿革命主义去宣传”。翌日，偕宋庆龄乘永丰舰离粤北上，经香港、上海，取道日本，十二月四日抵天津。当晚肝病发作，卧病于张园。黄昌谷随侍左右，得孙中山面谕：“我从前收存《三民主义》十六讲原稿（指‘手订稿’——笔者），保存于广州大本营我寝室内书桌上，你他日回广州时，须即向该室看守检齐，负责保管。”一九二四年除夕，孙中山由天津扶病入北京，一

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二十五分在北京逝世。黄昌谷奉党命回到广州，即遵遗嘱在孙中山寝室取出“手订稿”，藏于广州东山自己住宅。同年十一月，黄君因公北往京津，遂将此“手订稿”转托罗磊生，在广州代为收藏，并嘱他不可转手他人，留待他回来保管。一九二六年五月，黄君公事完毕回粤，已悉罗君早将此珍贵手订本交余和鸿（广东革命纪念会董事）转存于广东革命纪念馆矣。

是时邓慕韩任广东革命纪念会常务董事。某日，他“展览原稿，觉与通行本《三民主义》异处殊多，以关系颇大，本拟校正。而是时忙于编革命史料，又非一朝一夕所能完竣，未遑及也。”及至中日战事发生，广州空袭频仍，邓君以此宝籍自需慎重保存，先运存三水县西南家中。后以西南亦有空袭，乃移存南海县石涌乡张姓家中。后数月，广州沦陷。邓君亲自守护着“手订稿”，有事离开即嘱其家人互相守护，历时四年半。

一九四二年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以《三民主义》现刊各本均有出入，特嘱邓慕韩拿出“手订稿”作为标准本校勘。邓于十月派从弟伯鼎前赴南海石涌乡，将“手订稿”潜行运至三水县芦苞镇的李洲村（邻村叶洲为战时县府所在地）。是时三水之河口、西南等地均陷于日敌，运出“手订稿”须经过敌境，而敌占区封锁严密，很难通过。伯鼎与董季朗、邓巧、邓安贞（均三水人）三人配备武装，不避危险，深夜从间道横过广三铁路，卒将“手订稿”安全运抵李洲。邓君即从事校勘，费时将近半年，乃告竣事。邓君“综计全书被遗漏者五千三百余字，相异者九千余字，衍文者亦达三千三百余字。不同

之处，共约二万字，占全部七八分之一，其人名地名，数目段落，固有不同，而国父亲制之子丑真假平等图及所有西文，均未载及。《民生主义》二三讲，则次序颠倒，尤以二讲为甚。最重要者，国父亲笔改正，凡二千八百三十三字，所言民生主义之广大，如‘俄国从前所主张的革命主义，是共产主义，这个主义是我们主义的一部分，我们的民生主义，包括一部分的共产主义。’（手订稿民生主义之讲末），所以民主主义，就是用来暂代社会主义，并用来包括社会主义外之附属问题，（手订稿民生主义第一讲开始）‘所以我便对于这个问题，穷源溯流，考古证今，集各国学理与事实之大成，推行结果，敢下一句断案说：中国国民党的民生主义，就是外国的社会主义。讲起范围来，民生主义，还要包括社会主义。’（手订稿民生主义第一讲中）凡诸精要，各本均为删除，今得原稿（指“手订稿”——笔者）校勘，直可使读者得窥全文真义了。”（邓慕韩《关于三民主义的原稿》）同书又说：“原稿缺去民族主义第四讲，间有重复及未经细核之处，则望将来讨论时定之，以臻完备”。

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二月，日军攻陷三水县芦苞镇，国民党三水县政府又从叶洲（与芦苞镇仅为一北江之隔）迁至该县北部山区的蒲坑，邓慕韩携稿随往。六月，国民党中央鉴于战时损失堪虞，乃写信给广东革命纪念会，嘱把“手订稿”移交中央党史会保管，并特派科长沈裕民前往接运。八月一日，裕民启程往三水蒲坑，由当时七战区长官部通电沿途军政机关，妥为保护。五日到达蒲坑，七日起运，计历三水、四会、清远、英德，十三日乃抵韶关。当时七战

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与邓慕韩、沈裕民捧着“手订稿”同拍一照以留作纪念。在韶关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团广东支团，特开会恭送，以示隆重。邓慕韩、沈裕民乃于二十二日离韶，经衡阳至桂林，二十七日乘飞机抵重庆，由国民党中央党部交中央党史会接管。

上述是孙中山先生所作“三民主义”演讲之手订记录稿及邓慕韩保藏该稿的始末大要。因知之者甚少，故予披露，以证史实。

补 白

不管他属于何种阶级、何种党派，只要他反帝反封，主张民主进步，对国家民族有过贡献，我们都可以征集出版他们的史料；不管他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只要他在学术上、事业上有时代建树，我们就要肯定其功绩。

（摘自党德信《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我心目中的梁士诒

潘 敬

梁士诒，字燕孙，广东三水县人。前清光绪年间中举后，在广州设帐授徒，竟卷魁星。（粤谚：无从游者。往时私塾多悬挂魁星神像于讲堂中，寓文星高照，生徒应科举试，决可考中之意。倘无人来学，塾师不得不将魁星卷走。）遂措资往北京，入南学（国子监）肄业。南学在城北，梁于休假日出城南，往返辄步行四十里，（明永乐初，姚少师广孝奉旨营建北京城，纵横各二十里。又当晚清时，北京街道有“晴如香炉，雨如酱瓶”之谓。人多雇骡车代步，价亦甚廉。）洵可谓寒酸之至矣。乃凭借时会，风生水起，拥有财神之号，何霄壤之别，一至于此！

梁应会试，中式进士，点翰林，迁居于三水会馆，亦不过度其穷京官的生活，日写练白摺，望考放试差而已。清廷鉴于甲午（中日之役）庚子（拳匪之役）迭遭挫败，假意维新，开经济特科，招揽人才。梁被保送应试，获列第一名，群以为行将大用，而抑知大谬不然。自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在逃，而西太后余怒未息。忌梁者，散播流言，谓为启超亲属，因此被黜，遂不敢居留京，遑赴天